

說部叢書

初集
第十九編

滑稽小說

化身奇談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化身奇談

楔語

英國三島對峙大西洋內。與法國不過一水之隔。最近處不過六十餘里。名英吉利海峽。遇風平浪靜之時。不過一小時工夫。即可渡過。北岸是英國海口。名杜物。南岸是法國海口。名喀來。各有鐵道通至京城。這是從大陸至英國的要道。那火車輪船。發一日不滿載各國遊客。不必細述。且說一日從巴黎往喀來的火車。正要開行時。那車站的月臺上。照常擠滿了一大堆人。有男有女。有老有少。有搭車的。有送行的。有搬行李的。紛紛擾擾。內中有一高身人。手提一箇小皮箱。在人叢中擠了過去。揀了一輛車。進去坐了。把那小皮箱塞入坐位下面。那小箱形式。破敗不堪。這人却時時刻刻留心。彷彿十分貴重的。不多時。火車開行。這人又把那小箱取出來。綑縛結實。仍舊在坐位底下。同車的有幾箇英國少年。最好多事。便有一人問道。足下的皮箱。想是極貴重物件。這人道。原是。這箱內之物。非常貴重。那少年笑道。不要是炸

藥罷。這人微笑道。我不是祕密黨人。就是祕密黨人時。要帶炸藥。也有安速運送之法。不致帶在火車內。那少年道。本是笑話。請問這箱內是什麼貴重物品。這人道。時鐘。那少年道。什麼樣的時鐘。便如此可貴。這人道。這鐘自成一類。徧天下沒有第二箇的。那少年聽了。便覺希奇。又問道。有什麼特別之處。這人道。這鐘已是二百餘年的古物。那少年道。想來機器自然是極好的了。這人道。這鐘是二百餘年前。法皇路易第十四。命意大利名匠莫力利製造的。莫力利這人足下想必知道。那少年道。却不知道。這人道。莫力利是當時著名鐘匠。他的著作也不少。那少年道。原來如此。這鐘有什麼好處。這人道。這鐘的機器。與尋常的迥然不同。極為別緻。向來是法國皇家傳家之寶。後來經了革命。大亂了幾年。這鐘便不知去向。那少年又道。後來呢。這人道。後來又尋着了。就是我尋着的。那少年又道。現在足下想把這鐘作何用處。這人道。我把他帶至倫敦。送至非而伯洛公爵處。如果價錢講得通。便賣給他。那少年又道。價值自然是很大的了。這人道。這是不能說的。且說別的事。還有一箇時鐘。與

這鐘一般的。那少年道。你不會說徧天下沒有第二箇麼。怎的又有一箇呢。這人道。這鐘是原物。那箇是仿造的。後來把他當作真的賣了。得了二萬法朗。合英金八百鎊。那少年道。這也貴極了。況是假的呢。這人道。買的人原不知是假的。那少年道。後來呢。這人道。聞說是一箇美國人買去的。搭了大西洋的一只輪船。名巴黎城的。帶回美洲。後來連這船也不知去向。自然那鐘的下落更不知了。那少年又道。足下又何以知這鐘是原物呢。這人道。那箇鐘我也見過。後來尋着了這鐘。在座子的抽屜內。檢出幾封書信。是貴國瑪爾布羅侯爵的手筆。論這鐘機器的好處。那假的鐘。却沒有這樣好的機器。而且並不會走的。那少年又道。這鐘的機器。大概可說與我聽麼。這人道。那是緊要關鍵。不能說的。只要說這鐘的外觀。與鑲嵌寶石的精緻。就知道這是極可貴的了。接着這人又藏頭露尾的說了一大套話。那少年聽了。早已兩眼朦朧。往後一仰。便睡着了。那火車一路飛馳行來。經過多少山嶺平原。漸漸的望得見喀來的燈光。不多一回。車行漸遲。那車站的燈光。射入窗內。便停了。便有搬

行李的上來。正在亂哄哄的時候，來了二箇穿號衣的人。這人望見了嚇了一跳。却已躲避不及。那穿號衣的二人，便走進來。問道：足下的大名。可是培吞。這人道：是那二人道：培吞先生。我二人奉命拘你。這人道：何故拘我。二人道：裁判官自然奉告。我等不過奉差行事而已。這人道：你二人既是奉差來拘我，亦不便責你們。且隨你們去。再說，便由二人擁護着去了。這車內的英國人，便都檢點了行李，向輪步行來。渡海向英國進發。

第一章

且說那一年法國巴黎開大博覽會。溥天下來遊者，不計其數。內中有三箇英國少年，亦得躬逢其盛。這三箇人，本是庸庸碌碌，乏善可述，原不該提起他們。只是他們與我後來的種種奇怪閱歷，頗有關鍵。如今要述我自己的奇事，先把他三人做箇引子。這三箇人都是倫敦大店舖的夥計。所享用的飲食起居，也都算是上等。一名威爾生，一名都特，一名梯凱爾，都是從小與我同學堂念書。後來雖不甚親近。當初

却是莫逆。只因他們專喜惹事。終日的謔浪笑傲。與我清靜的性格不合。而且在外鬧了亂子。常要牽涉於我。不知受了多少賠累。纔漸漸的疏遠他們起來。到了巴黎開會的時候。又來邀我同行。我便不曾允他們。果然他們只去了不到二十天。又惹出事來。巴黎的官長。勸他們早早離國。又派了一箇巡警。幫他們把行李搬到火車。看火車開了。纔放心回去銷差。他們雖吃了這一次沒趣。好得並無犯法的實迹。仍舊趾高氣揚的回到倫敦。正是江山易改。本性難移。依然的頭重腳輕。毫不改悔。他們回來了二日。我乘便走去訪他們。他們一見便說在巴黎何等快活。不該我不同去。錯過了多少勝會。便把他們在巴黎十餘日的得意歷史。一一說將出來。十分高興。我一想果然各人嗜好不同。幸而我未同去。若去了。纔是默哩。他們談得高興。不覺手舞足蹈。威爾生又從隔壁房內。取出古式時鐘一架。外面的壳子。是木製的。雕刻得甚細。只是年代多了。塵垢積得甚厚。辨不出是什麼木質。鐘面上寫着一行字道。一千六百五十二年製。也算得我生平所聞所見最古的時鐘了。便問道。這鐘會

走麼。梯凱爾道。想來會走的。那失主一定當他是走得極準的哩。說罷三人都笑了。威爾生又道。這鐘並不是咱們三人所有。那日火車到了喀來。這鐘恰巧在咱們行李堆中。無人取認。便叨惠了。總算是從法國帶回來一分土儀。也可做箇記念。我聽了也不理論。便細細的考察這鐘的外面。第一件不解的。是有三箇鐘面。中間一箇最大的。大約是看時辰的了。兩旁各有一箇略小的。一箇上刻着分度。自十分之一。至數十分之一。那一箇上。刻着一二三四等數目。看來看去。看不出所以然來。倒與煤氣燈的氣表形式相似。便問三人道。你們懂得麼。威爾生道。自然不懂。懂了便不足奇了。這鐘一定有什麼極奇怪的所在。且把他上起練來。看能走也不能。梯凱爾道。算了罷。這般的古鐘。何必要他會走呢。這不是十足的赤金上又去鍍金。鍍了未必更好。這中間的鐘面。大約是報時辰的。兩旁的大約是報氣候與月星的躡道的。聽說德國有一種時鐘。到了時候。有一箇鳥自己會走出來。叫幾聲的。大約就是此種了。威爾生聽他駁回了自己的話。便不舒服道。足見高明。想來閣下便是一箇大

鳥叫便會叫。只是鐘內裝不下你奈何。他二人爭辯不止。我便與都特二人把這鐘詳細考察。我把他搖了兩下。却不肯走。杜特便去各處尋找合式的鑰匙。尋來尋去。不是太小。便是太大。威爾生忽然想起前數月曾買了一箇帶鑽的鑰匙。無論鐘的大小。都合得上的。便翻了七八箇抽屜。翻了出來。已是鏽滿了。也不管他。便向鑰匙孔中插進去。旋了幾轉。那鐘便走動起來。我與三人都覺得意。便各啣了板煙袋。坐在桌子旁邊靜聽。細看大小二針緩緩的移動。忽然我打了一箇寒噤。不知何故。那鐘的走聲。極爲難聽。還不及三先令一箇的美國鐘。好得多哩。便與三人商議加些油進去。或者稍稍活動。也不可知。那三人都不以爲然。只得罷了。威爾生道。這般奇怪的鐘。須不是人人有的。我不要他與尋常時鐘一般。正說時。那鐘內忽然呼呼的響起來。我便道。快聽快聽。想是這裏面鳥叫起來了。三人都伸着脖子。湊上去聽。只聽得那呼呼的聲。忽作忽止。與擺聲相間。聽了令人毛骨悚然。三人都面面相覷。不作一聲。忽然那鐘在桌上一陣呼呼的亂轉。隨後一跳。落在地板。只見一片火光。我

眼前一陣昏黑。便覺三人與房間器皿等。都不見了。

第二章

猛然睜眼一看。却在一條大街上。兩邊房子。甚是齊整。路燈照耀如晝。那光景極似倫敦西市的大街。我雖極熟倫敦路徑。却再也認不出是那一條街來。忽然覺得頭頸內冰冷的東西鑽進去。伸手一摸。却是溼的。原來天上下雪。到了我頭頸。便鎔化了。便想尋一箇躲避的所在。信步行去。路上極爲泥濘。想問問路徑。偏又尋不着一箇人。便緩緩的向前行去。也不辨東西南北。那路上再也不見一箇人影。忽然背後聽得人聲。便回頭一看。見一人扯住我的胳膊。那人長不滿三尺。形狀極爲可怪。穿一件金線緣邊的外衣。不文不武的打扮。把我死勁的扯進門去。問道。今日可以照顧些買賣麼。我便道。多謝。今日不要。實在我並不知這是什麼店舖。好在這今日不要四箇字。不問什麼店舖。都合得上去的。那矮人道。何妨進去看看。或有一二可以勉副雅意之處。也未可知。況敝店的價目。也極公道。請進去一看何妨。我被他魔不

過。只得道。既如此。便請引導。這人便把我引進門去。我抬頭一看。只見門上一塊橫額。寫着化身處三箇大字。想道。怎麼以前總沒聽得有這一處地方。如果這三字果然名實相副。自然是極有用的所在了。且進去看看如何。一面說。一面走。到了裏面。却是寂寂無人。與外面街上正是無獨有偶。中間一所大廳。從大廳出去。是許多甬道。不但遇不見一箇主顧。連店夥都找不出半箇來。我便止住脚步道。這裏爲何如此清靜。想來買賣是不甚興旺的了。那矮人道。敝店還是新開。今早纔挂牌的。主顧尙未到哩。現已想出一箇告白的新法來。不消一箇禮拜。大門都擠不進了。敝店所辦的貨。都是今世急需的。只要世人知道了。我們貨色的效力。買賣是推不開的。我便含笑道。但願如此。那矮人道。這是竭畢生心力研究出來的。大綱都已妥貼。尙有一二細節目。沒有布置停當。然亦不妨事的。但凡主顧光降敝店。可以隨意變換身形。你想一箇人逃不過的是命。如今有了敝店。便可隨意挑選了。譬如一箇人生下來時是窮的。便終身不易發達。有了這化身的新法。那怕他生來是箇化子。便可隨

便變做王孫公子。本來住的是破窰。便可隨意變入深室大廈。誰也攔阻不住。我心中一想。這人到底是文癡。是武癡。若是文癡。還好敷衍他幾句。要是武癡。可就要失陪了。便含糊答應。那矮人道。這效力是不用說的。今世第一急需的。就是這箇妙法。要知世間最逃不出的。是貧富貴賤的界限。雖也有能從貧賤中掙出富貴來的。究竟不多。不是人人能的。至於男女的界限。是曠古至今。沒有逃得過的。幸而威治先生。盡力研究。把這些關子。一切打破。只要來求他。便可隨時改換。所以開了這所店舖。我便道。這威治先生。自然是極聰明的人了。那人道。這却不敢說。區區就是威治先生。說罷。頗有揚揚得意之色。我便道。足下的面貌。就是很聰明的招牌了。口中如此說。心中却想道。瘋癲院中。總該留他一席了。又聽他道。別的不敢說。只就人理一層論起來。區區總該算得一箇實心研究的人了。就是區區這一些小法術。也是畢生心力換來的。我便道。果如足下所云。世間將有大改革了。這也危險得很。豈不是溥天下犯法的人。只要到此地來改變了身形。便可脫然無累了麼。那矮人道。

從此應不再有犯法的人了。大凡犯法的人。不是迫於貧乏。便是誘於榮利。若可不必犯法。便可避得貧乏。取得榮利。何苦犯法呢。好在將來敝店的主顧。一定不少。內中必然有貧有富。有貴有賤。各有所圖。各有所避。只消揀兩箇彼此合意的。對換了就是。我道。說起來倒容易。既須二人對換。自然必有一箇吃虧。那人肯麼。那矮人道。只爲這一層。尙未研究出解法來。所以我的法術。大綱雖妥。節目尙未完全。然亦不打緊。好在換形的時候。必須二人對面講妥。然後施行的。就是那些愚頑無知的人。不來享受這些新益的。一定還有。只消在那些人中。揀一副皮囊。管他願與不願。與他強換了就是。將來敝店的主顧。一定以億兆計。就在主顧內。也應揀得出合式的來。不致求之局外的。就使將來通國的人。都受了敝店的保護。內中忽有一人。到了萬不得已之時。沒人肯與他對換皮囊。只要借用外國人的。或他洲人的都可。好在區區的法術。不受人種國界的限制。都行得去的。我又道。終不明白。凡人到了不得已之時。纔想易形。自然必須借用他人的軀殼。把那人的靈魂。移到這人的軀殼內。

豈不是嫁禍於人麼。那矮人呆了一回。不作聲。我又指着那樹內一袋袋的東西問道。這是出賣的麼。那矮人道。是的。這就是換形的藥。吃了就可把靈魂離出軀殼。把別人的軀殼奪來與自己對換。譬如搭船搭車都用票子。故這藥又名離魂票。價目都細細酌定的。得了敝店的緊急票後。在十二箇月之內。可以隨意變換。每張可用一次。我道。價目呢。那矮人道。每張五鎊。這是隨後添購的價目。第一次的價目。須要看事情輕重。起碼二十鎊。如犯了絞罪。或多年的苦工。須要一百五十鎊。另有添購的票子。半打的每盒十鎊。一打的每盒十七鎊半。每張都可用一次。我聽了愈加覺得怪誕。便道。寶號的買賣。將來一定興旺。可賀可賀。詞色之間。顯露出不信的神情。他道。足下不信麼。自然有使足下不能不信的法子。如今足下是開簿第一號主顧。便減價賤售些也罷。便引我到他自己書室內。只見室內陳設。一切無異尋常。書架上許多極厚極大的格致書籍。旁邊一箇架上。都是帳簿信夾等件。也不暇細看。只見他走至牆邊。開了一扇大鐵門。細看時。却是一隻極大的鐵箱。砌在牆內的。只見

他從箱內取出一個綠色的盒子來。遞與我道。這是十二張一盒的。我接來一看。是極透明的盒子。內裝着十二塊綠色藥餅。與咳嗽糖餅形式相似。他又道。如要易形。須取出一張吞下。最要緊的。是不用時。慎勿取出。如遇空氣。這藥就漸漸的消滅了。我便從盒內取出一張。細細驗看。却是綠色不透光的質地。用模子壓成圓形。上面有許多奇怪花紋。與不可辨識的字跡。再也看不出是什麼質地來。他又道。請隨我到化身室來。價目隨後再講不妨。說罷。便立起來引路。我便有意無意的帶了這一盒。隨他行去。覺道奇怪。便把手中取出的一塊。舐了一舐。與牛皮膠氣味相仿。還帶些鹹味。正要想從口內取出。忽然腳底下被門檻一絆。幾乎向前栽倒。猛然一驚。那張藥餅已滴溜溜滾下喉嚨了。一想不好。這便是五鎊價值。未免太貴。本不願意要他。如何吃了呢。又想到。賣冰忌廉的人。都有小盃。先給人嘗滋味的。不取分文。想來這也是不取分文的纔好。不然。味又不及冰忌廉。價錢倒要五鎊。豈不上了當麼。正思想間。已跟了他到了一間小小的屋子。一望漆黑。裏面靠牆處。有一副機器。噴出

藍色火焰。這房間的地板與牆。都是黑色。牆上甚是光滑。想是硬象皮了。地板是軟的。細看好似樹膠。不覺自言道。這是樹膠。便聽他答道。不錯。正是樹膠。那牆是硬象皮做的。我這法術。全用電力。所以房間內。都用阻電的質料。這電機能生出一百十萬弗打的濃電。要算天下最濃的電力了。接着他又細細的講究電力的用處。我本與電學最無緣的。聽了一些不懂。也絕不覺得趣味。只是聽他說這機器能發如許大電力。（我並不知一箇弗打電力是多大。只聽有一百十餘萬箇。想來是不小的了。）便覺害怕。不敢走向前去。他再三招我。我便放着膽子。一步步挨將去。到了電機旁邊。一張椅子上坐了。那椅子彷彿是整塊水晶鑿成的。看了愈加詫異。便道。我明白了。你招牌上寫的化身處。想是焚化之化。你看電火是現成的。焚化起來。毫不費事。一面說。一面我兩眼釘住了他。只要他說一聲是。我便要少陪再見了。他却道。不是。很穩當。毫無危險的。我便道。如此姑且一試。他便在那電機這邊一扭。那邊一推。上了好幾箇消息。便見眼前火光一亮。心中一陣的難受。不知是痛是癢。又似渾

身針刺。心中茫茫。恍如做夢一般。只覺那間房子連那矮人電機等。都漸漸不見。猛然睜眼一看。却已坐在一張高高的椅子上。身上穿了一件紅衣長袍。又長又大。對面却有一面鏡子。照見一箇人頭。並不認識。想起來大約是我自己的。便把頭搖了兩搖。却鏡中的影子也照樣搖了兩下。便知道是我。不是別人了。再細看身上的衣服。却是一件很舊的。滿身皺紋。無一處平直。頭頂上挂着一把法刀。刀柄向下。算代表法律的權力的。方知道這是法堂。也不知是那一省那一城的法堂。這還都不要緊。最壞的。自己是問官。別的還好混充。這問官如何混充得來呢。這時候上下寂然。真箇鴉雀無聲。偶然聽得背後屬員走來走去。衣服搖曳。淅淅作響。正在我的對面欄杆內。站着一箇愁容滿面的人。仰面對我看。彷彿哀求乞憐的樣子。便明白了。這是被告。心中一想。那威治先生的化身術。果然靈驗。果然把我真變了別人。只是未變之前。爲何不先說明。是變那一種人。讓我也好自己揣度揣度。充得去充不去。如今把我變成這副模樣。教我如何混過去呢。最不可解的。我原來的身體髮膚。衣服

鞋帽。一切都沒帶來。只來了一箇靈魂。鑽在這裁判官的臭皮囊內。那一盒化身藥餅。却仍在手中。纔想到先吞下的一張。到了我身體受滿了電氣時候。藥力發作。便把靈魂移將來了。幸喜一箇錢沒有使。就得了他的效力。正在胡思亂想。只見上上下下多少人。都是一聲不響。張着炯炯的賊眼。對我注視。方知道是要聽我問案的。只是既不知這法堂是在那一處。這案件又是那一起。原被告又是什麼人。教我從那一句問起呢。一想有了。我幾箇月前。見街上一箇人與馬夫打架。我幫了勸解。後來巡警來了。便連我帶了去。要我做箇見證。因此到過法堂一次。只記得堂上問官斷的是把他帶下去。不准再爭。而且還記得問官的口氣。便想不管他對不對。姑且把這幾句話。照樣說一偏。救救目前之急。也是好的。打定主意。便對着欄杆內的人道。犯人聽者。本官看你這般一箇人。也會犯這般一件事。真也詫異極了。你知道你犯了本國的法律。而且還是故犯。不儆戒你一回。便止不住別人效尤。如今且從寬發落。待我斷來。咦。這該怎樣斷法呢。有了有了。斷把你帶下去。不得再爭。這末一句